

女儿的选择

□王建国

五一期间,在北京当律师的女儿要回来探亲。接到电话,我不由想起女儿读高二下学期时,我家就面临着重大选择。那天,女儿从学校带回有关赴新加坡留学的消息。

女儿就读于南京的一所名校,在理科实验班。当时,学校获得了几个赴新加坡国立大学、南洋理工大学免费留学的名额,按照年级成绩名次的排列,女儿榜上有名。据说,在新加坡读书的五年时间里,学费、食宿费等全免,另外,假期里,校方还提供免费往返机票,毕业后直接在该国就业。

哇噻,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。听后,我不禁大喜。心里想,如果女儿能如愿赴新加坡留学,五年下来,少说能为家里省下50万元人民币。这笔钱,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讲,可是个天文数字啊。

机不可失,我马上动员女儿报名,在我们几番动员之下,她勉强答应了。几轮竞争

后,她过关斩将,进入了面试。很快,女儿带回了一份去新加坡留学协议书,说要家长签字认可。

我拿着女儿递过来的协议书,欢喜不已,细看了有关内容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在上面签字。谁知,女儿突然伸手拦住我。她语调坚决地说:“我已经考虑好了,不去新加坡留学!”“哗,吓我一跳,这岂不是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?于是,我搜肠刮肚,说了一大箩好话,并动员妻子与亲友一齐上阵,好让女儿回心转意。

谁知,我们费尽口舌,女儿就是不听,并不高兴地说:“你们劝我去新加坡留学,无非是想省些钱,根本不考虑我的人生发展与前程。”她还说: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你这么做,是目光短浅。”就此,她理直气壮地摆出了一大堆理由:在新加坡只能读完大学本科,不可读研,否则算违约。另外,大学毕业后,必须为新加坡提供各种学习与生活费用的企业服务六年,之后,才能

进行流动。新加坡虽然富裕、社会安定,但是,它毕竟是弹丸之地,没有资源,发展空间有限,等等。最后,她透露她的目标是清华大学,如果去新加坡留学,岂不是前功尽弃?

女儿连珠炮般的一轮进攻,打得我这个老爸顿时哑口无言。显然,她已深谋远虑,铁了心不肯出国留学了。最终,我们没能说服她,协议书当然也就没有签了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,她对我都有些不理不睬呢。当时,我们当父母的及亲朋好友、对她的这种选择很是惋惜,女儿却置之不理,一门心思迎战高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第二年的夏天,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,美梦成真。

如今,阳光般的女儿早已从清华大学毕业,赴德国读研,学成归来之后担任知识产权代理律师。

我为女儿的成功感到满意,我更庆幸当年尊重女儿的选择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男人三八
刘启才

今年三十八。其实按本地习俗,应该说是三十九了。三十八,到这个年龄,事业有成的人可以叫做年富力强的。他们已历练为大小单位的中坚或领导,踌躇满志地行走在金光大道上。仍是在平凡职位上平凡工作的人,这时却感觉到了大形势已去,今生就如此,改变靠来生。雨夜起来,听着外面滴答的声音,竟再无睡意。伴心潮浮起的是蒋捷的《虞美人》: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一种淡淡的忧伤弥漫开来。为人生的匆匆和无常,为人生的失意和无奈。错过了太阳,不要再错过月亮;错过了月亮,当星临万户时,一定要推门而出。

无法重来
张云

小时候,常常幻想自己是个仙女,身材婀娜轻盈,衣着精致美丽。可是长大以后,却总也无法下决心减肥,腰间的“游泳圈”顽固地存在。精致的衣服总嫌太贵,所以都挑打折的衣服买,一买一大堆,不知不觉仿佛自己也成了打折品。忽然发现,在匆忙的人生中,我们都活得多么潦草。总以为将来的某一天,可以把自己过成想象中的样子,却还是日复一日地任由自己淹没在生活的洪流里。匆匆忙忙地把日子过得马马虎虎、潦潦草草,等到白发苍苍时回首往事,会发现自己竟然生生地把人生过成了草稿纸,却没有谁发正式的白纸让我们重新来过。其实啊,从现在开始,过好眼下每一天,也就过好了一辈子。

油炸花生米
陈新我

下班坐在返家的公交上,看到朋友圈晒花生米等美食之照片,我突然感觉饿了。于是给老婆发了个微信,说想吃油炸花生米。老婆微信回复道,那还不好办。

回到家中,老婆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。就等我回来开饭哩。餐桌上果然有油炸花生米。以前我爱吃甜的,自从体检血糖有点偏高,便杜绝了甜食。桌上的油炸花生米拌了盐,咸津津的。尽管这次花生米油炸得有点老,但我仍然吃得津津有味。想吃花生米,这个小小的“愿望”实现了,满足了自己的味蕾与食欲,真是不亦快哉。也许这就叫“知足常乐”吧——亦可说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生活中的“小确幸”吧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77号



《疲倦》【希腊】A·塔索斯

一袋黄瓜

□李爱华

母亲托老乡捎来一袋黄瓜。忙不迭地拿出来,用清水冲洗后装保鲜袋,放冰箱准备慢慢食用。

母亲与黄瓜有着不解之缘。上世纪50年代初,母亲出生在一户贫穷的农家里。几年之后,全国上下开始“大炼钢铁”,后又遇到了3年困难时期,别说粮食,就连野菜野草都吃光了。母亲五岁那年,久旱少雨,庄稼歉收,年幼的她饿得面黄肌瘦。一天早晨,外公竟然带回几根黄瓜,对病恹恹的母亲说:囡囡,赶紧吃了它吧。可怜的母亲如获至宝,哪舍得一下子吃完呢?轻轻咬一口,细细品一会,然后再慢慢吞到肚里……

第二年春天,胆大心细的外祖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几粒黄瓜种,竟然让它在自家墙脚下的野草丛中悄悄开花结果了。母亲的童年因了黄瓜的陪伴,从此有了甜甜的滋味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小时候房前屋后,凡是有空的地方,母亲都会种上黄瓜。翻地、点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拔草除虫,母亲精心地照料,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。乡亲们看到了,开玩笑地对母亲说:现在生活好了,还指望黄瓜救命呐?母亲笑而不答,等黄瓜成熟了,一根根摘下来,放在竹篮里,自家留一些,其余的送给村里的几个五保户。

18岁那年面临高考,我压力很大,加上天气炎热,心情极其烦躁。每晚上晚自习回来,母亲总会在桌上放一根鲜嫩爽口的黄瓜等着我。不知道是黄瓜的功效,还是因为母亲的“祷告”,那年的秋天我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学,并在几年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。

又是一年夏天到,菜市上处处可见黄瓜,可味道跟母亲种的总是不大一样。轻咬一口母亲捎来的黄瓜,顿时一股脆脆、甜甜的滋味弥漫全身。

舍肉寻豇豆

□徐榭

我打小就喜欢吃豇豆。豇豆炒得好,很好吃,只要有足够的蒜瓣就行。没有蒜瓣不出味,不起香。待油热,将蒜瓣先下锅煸炒,趁大火把豇豆入锅同炒,然后放盐,撒味精,起锅时泼点水,一盘绿莹莹的豇豆就炒好了,真是没有什么高深功夫。很多人豇豆炒不好,主要是火功问题,再者加水过多,多半是“煮”出来的。这样炒出来的豇豆,色香味形一样不占,能好吃才怪。

盛夏时节,豇豆烧肉是道很受欢迎的菜肴。这虽是一道大众菜肴,却荤素搭配,很符合烹饪原理。当人们饱餐生猛海鲜、山珍野味之后,这道菜备受青睐。这应验了事物发展返璞归真的道理。

把豇豆做成酱菜,这是外地人的做法。我在湖北的时候,早餐必定有酱豇豆,逢宴冷碟的调味也少不了它。刚吃还好,两顿下来便让人皱眉。究其原因,咸。扬州的酱菜自成体系,讲究鲜甜脆嫩。少了甜就缺了鲜,要鲜首先得甜,这是相辅相成的。我有个保定的同学,他屡屡向我夸耀保定的酱菜如何之好。确实也是,俗语云,保定有三宝:铁球、酱菜、春不老。可我对保定酱菜,尤其是酱豇豆真不敢恭维,咸得发齁。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谁也不好强人所难。

我小的时候,每到冬天最喜欢吃豇豆干烧肉这道菜。夏秋时节,每到豇豆的旺季,我的父亲总爱买一大捧回来,足有十斤八斤。这当然挑选饱满的,匀称的,不老也不嫩的。将整根的豇豆焯水后,放入筛中晒干,再用绳子系起来,高高地挂在屋檐之下。临吃之时,取下一把,剪成寸长,泡后与猪肉同烧。豇豆干烧肉别有风味,尤其豇豆柔韧耐嚼,用俚语来形容,真是筋拽拽的。常常豇豆吃完了,仍在肉堆中翻找。

鹧鸪天

□王天生

应该是许多年以前,一个天色微明的早晨,清亮的女子,捧着一盆浆衣,到河边去汰洗。一级一级的石阶延伸到水中,河水是晶亮的,天色氤氲,不明也不暗,女子回望,一排排吊脚楼浸淫水边。

这样的场景,是在沈从文的沅江,或是江南深处的某座小镇。河对岸,草木深处,往往传来鹧鸪的啼鸣。

鹧鸪天,即便有阳光也不那么强烈,风含薄荷的清凉,整个天空都是绿意盈盈的。这时候,有一只鸟蹲在枝头,爪子紧攥树枝,轻轻一摇,就有晶莹的露珠下落,纷纷扬扬。

梅子一点一点地潮黄;枇杷也黄了,开始只是一点,不知是谁的那一支羊毫点染,慢慢地,便晕开、化开,湿漉一片,变成地道的枇杷黄,一只追着一只地黄。菜籽秆黄了,麦子也黄……大地微黄。这样一个朦胧的中国式意境,就有许多香草蔓延。

鹧鸪天,鹧鸪单独或成双对在湿润的林间岩坡上活动,清晨和黄昏常飞到山谷间觅食,晚上在草丛或灌丛中。有一年仲夏,在南京紫金山庄小住,酒店的后面有一片山林,在微微呼吸。早晨到林间散步,就传来鹧鸪的啼鸣——鸟是隐士,超然脱俗于凡尘之外,闲时幽林拜访,不期而遇。

鹧鸪天,宜走亲戚。周作人坐在咿咿呀呀的乌篷船上,给朋友写信,说你“应该是游山的态度,看看四周物色,随处可见的山,岸旁的乌桕,河边的红蓼和白苹,渔舍,各式各样的桥,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,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”,大概是到绍兴乡下。

鹧鸪天,还宜翻出一本旧书,文字中有梅雨和张爱玲的味道。这时候,窗外就有一只只“梁祝”化身的纤纤白蝴蝶,在草丛间翻飞。一个人的房前屋后,鸟语花香,爱情有枇杷的酸酸甜甜。

天青色,烟微淡。那时候,芦荡里飞着一只红水鸟。那只鸟像小鸭子一样,睡眠惺忪,软塌塌地卧仰在水面,左右嬉戏,上下摇晃。就在我迟疑着,挽起裤腿小心翼翼地步步逼近,伸手去捉它的一瞬间,它却从我的指缝间溜走,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不一会儿,在对岸的一片荷叶间钻出,抖落小脑袋上的晶莹水珠,又半躺半卧漂浮在水面上。

鹧鸪天,群鸟翻飞。每年这时候,我听到布谷黎明前的啼唱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天籁,从云端上穿越而来,一声清扬,一声短促,划破天空。